

插图本中国毒品史

黑色的瘟疫

朱庆葆 刘 霆 著



上海市流南戒烟醫院

山東畫報出版社

插图本中国毒品史

黑色的瘟疫

朱庆葆 刘 霆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的瘟疫：插图本中国毒品史 / 朱庆葆，刘霆著.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5474-0489-8

I. ①黑… II. ①朱…②刘… III. ①毒品-历史-中国 IV. ①D6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829 号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160 毫米 × 230 毫米

22.75 印张 140 幅图 23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历史文化 社会管理

前 言

近代中国是一段惨痛中夹杂着屈辱的历史，而这种屈辱又与“东亚病夫”的民族形象如影相随。“东亚病夫”这一曾经的称号，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依然不陌生，而其来历却与国人吸食鸦片有关。时人以“伤身”、“亡国”、“败家”、“灭种”^①之四大恶来形容鸦片为祸之烈，足见鸦片泛滥，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鸦片的原生植物是罂粟，鸦片是从罂粟的汁液中提取的成瘾性毒品，从鸦片中又可以提炼加工成毒性更大的吗啡与海洛因。但中国原本并不产鸦片，中国的鸦片最早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中文里“鸦片”一词也缘自外文音译。据史料记载，鸦片的原产地是今天的西亚一带，后来才逐渐传入欧洲、南亚、东亚等地。大约在7世纪左右，阿拉伯商人来中国贸易，作为鸦片原料的罂粟也随之传入，并开始少数地区零星种植。宋元之际，中国文献中关于罂粟的记载越来越多，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只

^① 宁俞颇：《中国鸦片流祸的概况》，《时事月报》，1927年第五卷。

知道罂粟有观赏与治病之用，并不知道鸦片的制作与吸食方法。从明代起，鸦片制作与吸食的方法传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人掌握，于是吸毒现象真正开始。到了清代，吸食鸦片的人数不断增加，吸食现象逐渐普遍化，每年通过海关进口及走私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中国也从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成为入超国，每年大量的白银外流，这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重视。

清统治者着眼于“风俗人心”和统治秩序，并经过数次朝野大辩论，开始了严禁鸦片的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粤，林抵广东后，令外商呈缴鸦片两万余箱，并在虎门监视销毁，史称“虎门销烟”，这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清室萎靡不振，疆吏刚愎自用，以致江浙沿岸相继失守。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缔结《南京条约》，割香港、开商埠，却对今后鸦片的地位只字不提。战后，鸦片贸易成为一种不具合法性却又能公开进行的活动。但英国人并不满足鸦片贸易的这种尴尬地位，咸丰八年（1858），英国再次借战争之机，与清政府订立商约，称鸦片为洋药，可以合法进口贩卖，每百两征收税银三十两。此后，鸦片假洋药之名而畅销，土商获利既丰，关税收入亦厚，遂有倡议自行种植者。先有滇、黔、蜀诸省试种，其他各省亦竞相效尤。不久毒卉遍野，烟氛弥漫，中国自产鸦片逐渐代替进口鸦片，成为国内鸦片消费市场的主要来源。

中国本土罂粟的大量种植，使得鸦片的成本降低，瘾民群体迅速扩大，各地烟馆林立，鸦片市场异常活跃。鸦片从种植、贩卖到吸食，三个环节互为因果，联为一体，令近代中国的鸦片问题变得空前严重而复杂。鸦片泛滥直接危及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国民素质和社会稳定，亦成为近代中国衰败的象征。因此，自晚清时起，朝野有识之士便以鸦片弱国病民，

非起而扑灭不可。乃纷纷组织戒烟会，实行拒毒运动，以图补救。士绅多年的身体力行，终得清廷呼应。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英禁烟条约签订，中国承诺十年内务必将中外鸦片一体禁绝，英政府亦按年递减印度出口中国之鸦片。满清政府履行十年禁绝条约，条例森严，种、贩、吸烟，其重者处死刑。云贵等省烟农因禁烟而失业，甚至衣食无着者不计其数。平心而论，清末当局，实施禁令却能始终如一，是以1917年，条约期满，全国烟毒基本肃清，经英国专员调查翔实，为世界所公认。时北洋政府不惜费一千二百万元，向沪上土商购买存土，一律焚毁，这是民国初年禁烟最为显著的成就，不仅国人受到鼓舞，也赢得国际舆论的称赞。然而好景不长，是时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内政局动荡，中央政权衰微，政令不行，军阀割据，各割据势力苦于筹饷乏术，遂竞相弛禁鸦片，勒迫民众种烟，以毒品贸易为最大利源，此风一长，大小军阀土匪，争相效尤，鸦片流毒再度泛滥。与此同时，国外的吗啡、海洛因、高根等各色毒品乘机而入，而且进口急剧增加，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年输入中国的烈性毒品达到40吨上下，对中国的危害日趋严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贪图鸦片税利，在其统治区域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但实行得并不成功，所得税款远远小于估计的数字，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宣布实行断禁政策。然而实行断禁后，征税并未停止，1929年所设的两湖特税处，就是实行断禁政策时的征税机构，因此是时形成了一面禁烟一面征税的矛盾局面。既然中央缺乏必禁的决心，各省自然也就不愿放弃鸦片利益，于是各自根据自我利益来对待中央的禁烟政策，使得全国禁政局面变得混乱不堪。其间，烟毒泛滥的情形进一步加剧，不仅国内的罂粟栽种有增无减，而且，国内制造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成为继晚清以来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时期。1935年，

国民政府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之下，开始下决心解决毒品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运动，将禁烟和禁毒分别进行（烟指鸦片，毒指吗啡、海洛因、红白丸等烈性毒品），计划在1935年、1936年两年内禁绝毒品，在1935至1940年六年内禁绝鸦片，具体施禁仍采用渐禁办法。六年禁政的计划规模巨大，缜密周详，推行初期取得的成效颇为显著。但计划对各地施禁条件的差异性重视不够，禁政机关没有足够的力量严密控制各个施禁环节，于是在实施中，出现了诸多矛盾和各环节脱节现象，不得不因事变通。后因变通过多，陷入混乱。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东部半壁江山迅速沦陷，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区域依然坚持禁烟禁毒，但各级政府忙于战事，施禁效果不甚显著。在日伪统治区域，日伪推行毒化政策，烟毒再次泛滥，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的施禁成绩荡然无存。1941年，“二年禁毒，六年禁烟”在理论上结束，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区内继续进行禁政工作，并将1941年至1943年定为肃清烟毒善后时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肃清烟毒的工作推展到全国，计划在1947年底完成全国的肃清烟毒工作。面对后方烟毒尚未肃清，沦陷地区毒化严重的局面，国民政府显然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始终未能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而施禁效果很不理想。

为了消灭共党政权，全面内战很快爆发，在战争状态下，禁烟禁毒工作再次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到1948年，随着军事上的崩溃，国统区一片混乱，许多地方已呈失控状态，一度受到抑制的烟毒又重新回潮，禁政工作实际上成了空话，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烟毒都未能肃清。因此，禁烟禁毒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与非凡的魄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肃毒运动，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将泛滥百年的烟毒基本

肃清，取得了中国禁烟禁毒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此次禁毒工作的胜利，标志着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屈辱时代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此后近三十年时间，中国被世界赞誉为“无毒国”。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进一步加强，以及世界毒品泛滥对中国的影响，一度绝迹的吸毒、贩毒等现象再一次沉渣泛起。面对毒品在华夏大地死灰复燃的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严厉禁毒立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断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竭尽全力禁绝毒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中国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已经初步形成操纵国内海洛因市场的有组织贩毒集团。同时，在境外毒品加工厂对易制毒化学品需求的刺激下，境内外不法分子互相勾结，非法买卖、走私易制毒化学品活动频频发生，我国一些边境地区已成为走私易制毒化学品到境外的主要通道。毒品问题还诱发了大量的杀人、盗窃、抢劫、抢夺、诈骗等各种社会问题。我国毒品流行的新态势，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后一个时期，毒品来源多元化、毒品滥用多样化和制毒、贩毒、吸毒一体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毒品在中国的危害还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清除。禁毒工作任重道远，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而且由于毒品跨越国界的特性，要彻底实现“世界无毒”的目标，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互相配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罪恶的渊源：鸦片的输入与吸毒的开始	1
第二章	炮口下的谈判：毒品与中国的民族屈辱	31
第三章	野蛮的犯罪：外国人在中国的毒品走私	48
第四章	万家灯火：瘾君子众生相	68
第五章	烟、赌、毒：三位一体的吸毒场所	97
第六章	悲惨的结局：吸毒者的最终选择	117
第七章	疯狂的逐利者：毒品的贩卖与走私	138
第八章	正义的堕落：毒品影响下的官场	163
第九章	恐怖的内幕：黑社会与毒品种种	194
第十章	不散的硝烟：毒品与军阀统治	219
第十一章	挡不住的瘟疫：成效甚微的禁毒活动	257
第十二章	任重而道远：新形势下毒品流行的趋势	312
第十三章	历史的忠告：中国毒品泛滥的教训与反思	332

第一章 罪恶的渊源： 鸦片的输入与吸毒的开始

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初八，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庄亲王奕劻因躲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而被道光皇帝革除了爵位。说这件事不大，是因为富贵本无常，有清一代被处分、被宗人府圈禁乃至丢了脑袋的宗室贵族不知凡几。英雄一世的睿亲王多尔衮死后尚且遭到削爵、掘墓、开棺、鞭尸的处分，更不用说雍正朝的那些腥风血雨了。说其不小，是因为一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既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斗争的风波，更没有谋朝篡位，仅仅因为抽大烟这样的生活腐化问题，就丢了爵位，并且还不许子孙袭爵，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看来龙颜真的大怒了，丝毫毋庸置疑道光皇帝要与鸦片宣战的决心，但他实在低估了鸦片邪恶的魔力。此后的百余年，一条辫子一杆烟枪，竟成了中华民族的缩影，东亚病夫更是近代中国人屈辱的代名词。鸦片的泛滥成灾，像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一场不可遏止的瘟疫，蔓延华夏

各地。

鸦片传入中国很早，道光禁烟之前，鸦片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罌粟果桃中的汁液提炼而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罌粟果桃都能提炼出鸦片来。罌粟是一个庞大的植物家族，种类很多，分28属，250多种，其中只有鸦片罌粟和苞麟罌粟能够产生出一定数量的鸦片。鸦片罌粟最为普遍，它是一种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头年八九月份播种，次年三四月间开花，花有四瓣，颜色有红、粉、紫、白四种，外形纤柔、色泽缤纷，观赏性极强。（图1、图2）当它的果实还未完全成熟时，其绿色



图1 罌粟花



图2 罌粟花



图3 罌粟果桃



图4 罌粟果桃的浆液流出



图5 生鸦片的形成

果皮的细微裂纹中会不断渗出白色乳胶状的汁液,若用刀将表皮划破,浆液流出得更多、更快,待浆液完全凝固后即呈深褐色。把这种凝固后的浆液刮下来就是生鸦片,又叫大烟土,它的气味难闻,类似氨或尿的味道,不能直接吸食。生鸦片再经过一定程序的烧煮发酵就成了可供吸食的烟膏子。(图3、图4、图5)

罌粟的种植很有可能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据说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知道罌粟是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植物,并逐渐掌握了提取罌粟汁液的方法。通过贸易,种植罌粟和提取罌粟汁液的方法传入了埃及、罗马和希腊地区,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已经知道罌粟汁液具有安神止痛、多眠忘忧的功效,并把它作为药材。我国所称的鸦片,就是由希腊语中的“罌粟汁液”一词,经过阿拉伯语转音而来的。

含有鸦片的药剂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已经难以考证。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由政府组织药学家苏敬等人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唐本草》,其中记载了一种由西戎传入、味道辛苦的叫做底也伽的药物。公元667年,《旧唐书》也记载了拂菻国王派使者入唐献底也伽的事情。^①底也伽就是一种鸦片与其他诸多物质的混合物,是当时西方有名的治疗痢疾的药物。这个拂菻国就是中国汉代及魏、晋时期称做大秦,唐、宋称做拂菻的东罗马帝国,它的都城在君士坦丁堡,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两则材料说明了至少在唐代初期,含有鸦片的混合物已经作为药物由中东地区输入中国。

至于罌粟,在唐时也有了记载,开元年间陈藏器编写的药物著作《本草拾遗》就说罌粟花有四叶,花分红白两色,花囊中还有细米。由此

^①《旧唐书·拂菻传》,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

可以肯定，唐代中期中国已经出现了罌粟的种植。关于罌粟的传入，一般认为与阿拉伯人有关，这个传播人类文明的使者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到西方，却把罌粟传入了中国。但是并没有证明阿拉伯人这种行为的确切史料。主要的依据是唐朝时到中国来做生意的阿拉伯人特别多，唐肃宗李亨统治的至德年间，扬州发生了一场变乱，阿拉伯商人死于变乱者达数千^①，^①可见当时在中国的阿拉伯人之多。而且阿拉伯人通过学习希腊医术，已经掌握了鸦片的药用性能及提取的方法，因此他们将鸦片药剂或罌粟种子携带到中国是极有可能的。到了宋代，有关罌粟的记载更多了，据北宋中叶由朝廷颁布的一部图谱性本草著作——《图经本草》的记载，罌粟花到处都有，花分红白两种，说明北宋时期罌粟的种植已经比唐代多了。此时的人们对罌粟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许多医书不仅记载了罌粟可以治疗痢疾、腹痛、咳嗽等疾病，而且还将之视为具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的滋补品，当时常常将罌粟的籽、壳，掺以其他药料，制成粉、汤、丸服用。刘翰所著的药物文献《开宝本草》称罌粟籽与竹沥



图6 苏东坡像

（从竹杆和竹鞭中采取的液汁，为青黄色或棕黄色透明液体，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和在一起煮粥吃，味道极为鲜美。连大文豪苏东坡都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鸞粟汤”的诗句。（图6）这种滋补的功

① 《旧唐书·邓景山传》，卷一一零，中华书局1975年版。

效直到现今还为中国人所认可，他们习惯在火锅或其他汤料中放一两颗罂粟，使得味道更加鲜美。宋代之后，罂粟的药用性能进一步为人们所掌握。

中国人直接食用鸦片的现象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但对当时中国是否已经自己生产鸦片尚有争议。虽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都记载了提取罂粟汁液制作鸦片的方法，但是据明代徐伯龄所著的《蟪精隽》记载，鸦片的价格与黄金相等。(图7)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的话，恐怕提制鸦片的技术还没有被民间普遍掌握。而且当时文人墨客提到罂粟花时，往往将之与芍药、虞美人等的花、瓣相比较，可见当时罂粟的观赏性功能还比较强。明朝官员徐光启曾从北京给老家人写信，说今年北京的寓所有不少空闲的地方，可以种一些杂花杂草，要老家人准备一些五色鸡冠、罂粟籽、凤仙籽、腊梅籽寄过来。



图7 李时珍



图8 徐光启

亦可可见这里的罂粟与鸡冠花等一起尚主要被作为观赏花卉来用。(图8) 此外，地理学家徐霞客在贵州白云山见到罂粟花，还大感新奇，这都已经是明朝末年的事情了。这些都说明明朝时的罂粟种植应该不是很普遍，并且主要是作为观赏花卉而存在的。

最早明确记载提制鸦片的事情已经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了，这一年有甘肃人入贡，曾以针刺罂粟果壳提取汁液，但此时民间掌握鸦片

提制技术的还很少，人们服用的鸦片主要还是由外国输入。至于外国输入鸦片最早始于何时，数量多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中国最早的进口鸦片征税记录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当时规定每进口10斤鸦片要交2钱银子的税钱，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降到1钱7分3厘，当时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数量并不大。清初沿用明朝的办法，也将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税金略有提高。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雍正七年（1729）的四十余年里，每年的鸦片进口数量都保持在200箱左右。但自雍正七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进口数量逐年增多，到嘉庆五年（1800）已增至4000箱以上。这表明鸦片在中国的用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吸食成了进口鸦片的主要用途。

中国的鸦片吸食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明朝中后期就有吞服鸦片的现象，但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民国年间雷晋所著的《蓉城闲话》说，鸦片进入中国后，宫廷中首先受到毒害，明朝皇帝中在位最久的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竟有近30年不上朝，就是因为吸食鸦片的原因。（图9）这种记载虽是推测，但明代有鸦片入贡，又有鸦片进口，皇



图9 明神宗

官中以鸦片入药，久服成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吸食鸦片已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吸食鸦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清初的海禁开放期间，在我国东南沿海漳州、泉州、厦门以及台湾等地出现，并逐渐向内地蔓延的。鸦片吸食的方法来自南方的爪哇，是将烟草掺和鸦片，或饮或吸。但后来发展到

直接吸食熬制的烟膏，就跟中国人吸食烟草的习惯有关了。（图10）康熙年间的时候，吸食烟草的习惯已经遍及全国，北京城内有成千上万的烟草店铺，招牌上写着石马^①和其他的一些烟草的品牌。^②



图10 从爪哇传来的吸食方法

由于中国明代后期就流行衔着长管点火吸食烟草的方法，所以在吸食鸦片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用烟枪灼火的吸食方法。这种吸食方法是中国的独特方法，其制作及吸食的程序是：先将罂粟果实中流出的浆液曝晒变干，这就是大烟土，也就是生鸦片，不能直接吸食。然后将大烟土掰成小糖块一般大小，放入专用的锅中，加适当的凉水浸泡，用竹片制成的烟板将大烟土搅拌压碎，再将锅放在火上煮。待到水沸后，用特制的漏斗将烟泥过滤掉，将烟水收入容器，然后将过滤后的烟泥晒干后加水再煮，如此反复四五次。而后将大烟水倒入锅中用旺火煮，等到水分逐渐蒸发得差不多了，改用温火，最后大烟水变稠冷却就是大烟膏，也就是熟鸦片，这就可以直接吸用了。大烟膏装入釉瓷罐子中，（图11、图12）吸用时再装入或瓷或银或牛角的小器具中，用一根银钎沾上烟膏在烟灯上烘烤，待干涸后再沾再烤，如此反复数次，直到银钎头上积累出一个小球，这个小球就称为“烟泡”。把烟泡放在烟枪的烟斗中，再将烟斗部分置于

^① 由于烟草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最先在福建彰州的石马地区种植，所以石马烟草是当时的名牌。

^② [美] 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图11 装大烟膏的釉瓷罐子



图12 吸烟时盛烟膏的烟膏盒

带有玻璃罩的灯上烧烤，烟泡化成烟时，将之吸入体内。这种吸食方法需要一整套程序和一整套包括烟枪、烟灯、烟盘、烟钎、烟膏盒、烟灰缸在内的工具。当鸦片的使用脱离了医疗的目的，被用做瘾品加以服用时，吸毒现象便由此产生了。

吸毒现象的出现并蔓延，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这种恐慌最初是出于道德风俗和统治秩序两个方面的考虑。清统治者认为鸦片烟“最能淫荡人心，貽患不浅”。^①更重要的是，吸食鸦片者总是喜欢群聚，据当时广东地方官的报告说，台湾、厦门吸食鸦片的年轻人每天晚上聚集在一起吸

① 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